見聞續筆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董阿祥投子報怨

無錫潘書堂上舍錦耀能詩工畫山水尤工鐵筆壬申之秋來游揚州時時過談慰余寂寞幸矣與余言其姑丈楊振西之妹夫侯某素習申韓晚得一子取名德培他人抱兒兒則嬉笑快樂其父抱兒兒則伸拳打父長大後無惡不作忤逆父母浪蕩家財及父歿母鳴官拘禁逾年病斃一夕楊振西德培之姊丈夢見德培

枷鎖而囚曰噫侯德培胡爲至此鬼曰我是董阿祥非侯德培也竇問之故鬼曰我爲盜首被獲坐法當斬侯某當刑名索我多金許我免死誰知受我多金仍置我死怨氣難消投子耗其家財以雪我怨竇曰爾在陰間何事受罪鬼曰爲我忤逆生身之母罪大難赦耳竇遂驚寤方知侯德培幼時伸拳打父之由如此

馬姓投死得生

無錫馬某歲末欠人百金無處打算避債惠山背後將欲尋死見一人先躲在彼馬另尋僻地而去至僻地又

見此人因而交談同病相憐嗟歎不已某謂馬曰我欠債數萬金家中祇存數千金無濟於事不得已以死了之君家欠債不過百金何必尋死我寫一字與君君速往我家取百金去解債莫管我事馬受字條力勸某勿死我到君家自有安排因托墳佃看守某君不放其死馬持字到某家見索債人衆喧譁不休馬曰諸公勿爾某君是一長者爲諸君索逼躲身山背尋死被我救活特來報信某君喪命諸公何安衆聞言大驚遂邀馬同去訪某於山後婉言相勸候發大財還本免利從此斷

不上門索逋挽某同歸馬得百金解債歡喜過年嗣後某果發大財馬亦小康兵燹後尚存一孫潘畫堂云

火燒教門

同治十一年十月揚州南門外楊家橋教匪頭目聚衆男女數十人念經七晝夜茅屋火起燒死男女五十二人教匪頭目遁去削髮爲僧云書之以示世之信邪教念經聚衆者戒

水沉香客

休寗吳禮園貢清觀察吾故人和甫學政之二令嗣也

年甫廿六氣宇軒昂好學工詩不可量其所至同治十一年壬申之秋同客邗城與余言同治九年四月某日舟泊塘西駭見浮尸滿河訪知隔夜香船沉翻溺死香客男女一百四十餘人皆是天竺進香者噫異矣進香祈福反罹凶災其中委曲令人莫解

弔銅山黑米

同治十一年二三月間湖南弔銅山窮現出黑米數千石有碑云曾肅軍米煮之可以療飢余曾見黑米嚼之有聲

文貝

咸豐初年余寓居吳門。友人送海蚌百斤。偶拾一蚌觀之。一面殼上彩色層樓。紅闌東角立一古粧美女西角立一古衣冠男子手持一竹摺扇。樓頂五色祥雲樓下白雲圍繞。下有海濤洶湧。天然一幅仙山樓閣圖。又一面殼上有柳陰一片。十餘男婦立柳陰下待渡。遠山一抹。河中渡船一隻。篙工立船頭。渡者數十人。男女商賈肩挑背負者。雜立其間。返照入波。朱霞散綺。絕妙一幅柳陰待渡圖。雖大小李將軍。亦不能彷彿其萬一也。余

得之喜不自勝珍如拱璧盛之錦囊挂在衣上亦有數年庚申之變余陷蘇城八閱月忽失所在亦一奇也故特書之以志文貝之可寶者有如此

題玉谿居士山水畫軸

此老胸中有邱壑故能炳燭惜餘光淋漓滿紙皆生氣顛米評云急就章八月十五日游焦山歸玉谿世大兄見眎此幅爲題二十八字子箴方濬頤

唐宋名家畫法大率於古拙中見天趣此理殊之解人無怪失傳今覩玉谿尊丈是幀驚爲絕詣惟願蚤授衣

鉢與八搔楷毋使此調爲廣陵散也。石朋張德堅題。

雨後山光。壬申中秋後。拜觀玉谿居士之作。其法得八大石濤兩家合成一氣。筆力墨法。爲知音者共賞。蓮谿題。

模糊轉分明。運腕大潑墨。師古不泥古。噴薄出胸臆。滿紙埋濕雲。橫絕頗老筆。玉谿世大兄笑正。子箴方濬頤題。

先生作此幅。胸中高古。筆墨清奇。頗有時雨時止欲晴未晴之意。得天地之氣也。蓮谿拜觀

雲行雨施在公腕底懸之虛堂濕我衣展敬題王谿尊
丈大人法畫后　朋張德堅
草堂懸玩覺蒼潤之氣溢於四壁此老妙筆通神所謂
驚風雨而泣鬼神也當與米虎兒高房山並傳矣壬申
秋日甘泉後學王琰謹識
層嵐倒影入平湖煙樹迷漫縱所如元氣淋漓驅腕底
畫工奪盡化工無奉和王谿世仁兄自題韻即乞教正
子儆弟方濬頤
運思極靈活布景絕蒼莽披君雲山圖動我出塵想王

中小春月方濬頤

劉海蟾畫像顯靈

無錫張涇胡太和青蚨六百文購得劉海蟾畫像一軸。此畫出于倭氏。後胡病。夢見數鬼打其嫂。忽聞鬼言劉海來矣。遂犇散。果見蓬頭跣足人至。醒而異之。問家人曰大娘病愈乎。對曰愈矣。胡命取劉海蟾像來視之。卽夢中所見者。胡病亦愈。由是寶而藏之。不輕示人也。潘畫堂云

杯異

潘云胡又有茶杯一只底有一孔杯口又有一孔斟茶不過上孔則底不漏若過上孔則底孔亦漏矣易曰滿招損謙受益觀之欹器更覺有異

祀肉放光

潘云無錫北七房華孝廉名祖耀未生之前祀肉放大光明先祖與華有親分得一塊置之廚內暗中視之但桅上細花皆見是年孝廉生故名祖耀今年四十餘歲

逆子逆孫同時雷擊

潘云無錫金匱鄉離張涇橋數里農民某兄弟二人同

居頗有家財分爨度日兄無子弟生二子長子無賴議以次子爲兄嗣長子懷恨買砒霜置豆飯中將以殺其弟飯未熟時天大雷電提長子跪於庭盡吐其實而死又離此十餘里有老寡婦某氏子媳雙亡惟撫一孫孫極忤逆祖母忍受之是日疾雷提孫出外祖母以身翼覆其孫跪求於天免其一死使做人不至絕嗣則大幸矣嗣後此子竟成獸子時同治六年六月十一日也

李升做土地

無錫楊藝芳觀察宗濂老僕李升忠厚寡言倡建眾神

殿告成內有土地像貌李升惟長白髮不同耳時李升將結伴往天竺進香夜夢自己鬍鬚變白長垂至腹醒而異之乃携子同往卒於杭州同治十一年三月事也潘書堂云

馬貞烈女

潘云馬勞壽世居無錫北門打鐵橋開馬永和銅器店亂後無力開張讓堂兄獨開已爲幫夥妻范氏死遺一女令其從毋姨施范氏在其毋舅范霞卿家過活范住堰橋鎮離城二十里女性孝不忍棄父而去馬慰之曰

汝年幼正好習鍼黹且免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女勉從之與施范氏同住閣上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因范霞卿病重施范氏陪夜霞卿子阿金素無賴慕女姿色乘間登閣用強女以單被裹身如繭呼號求救阿金以雙膝擠其腹以棉花塞其口氣閉而死范馳書報馬榮壽言甥女與阿金和奸姨毋撞見羞愧自盡馬當被瞞過合邑不平訟於官開棺相驗始得其實阿金懼法服毒而死六月初六日霞卿亦死官府爲貞女請 旌紳士爲貞女立傳徵詩焉亦足慰貞魂於下矣噫

花爆落鬼

潘云、吾邑風俗。嫁女出門。輙放九龍入雲花爆。爲樂。有一家正放花爆。忽一小女撲地。口作紹興語罵曰、爾等作樂。如何將我打下。誤我行程。衆駭問之、女曰我紹興人。遊幕山左。今歸過此。被花爆打落。速速備船。多用水手送我動身。家人即買紙紮紙船金銀錠。具饌餞之。女又曰、何須爾多用船夫。足矣。且我川資尤足。何用賜金。家人曰、水酒一杯。聊申微意。君雖富有。留此以賞水手可也。女曰、多承美意。敢不領情。但不可過費。便飯可耳。

家將冥器焚訖女猶作致謝語逾時而蘇家人問其所語茫然不知云

蝦游天際

潘書瑩上舍於同治五年夏賃居張氏樓房四顧空濶天氣陰沈忽見天上有三大蝦跳躍而前如蝦之游於水者長尺餘向東而去鄰家皆見不知何物書之以備查考

吳侍郎德政

吳和甫侍郎兩督滇學當乙卯丙辰間滇省漢回搆釁

圍省城六閱月兵內閧掠各衙門自督撫至縣尉署皆遍下及各紳富擄掠一空獨不入學署一步曰學台清德我等素仰何敢犯耶其尤異者糧道鄧子久署中被劫時因其書中有金葉少許遂疑其書藏金將其架上萬餘卷悉所碎時侍郎以詩稿就正亦與書同置一處一兵見是抄本持刀欲下一人止之曰此學台詩稿也不可動藏書數萬卷皆破獨此詩稿六本得全方回入圍城時下令曰破城時毋許犯學政署人聞此語携婦女來避於學署者將數千人號舍將滿先是公試士永

昌畢出城甫數里回望火光燭天大駭停輿方欲問之而城內難民絡繹來曰回人久欲據城特以學台在未敢犯故俟出城始舉事也有知其謀者附伴而出遂無害公德澤入人之深如此後以少宰督浙學浙方遭兵燹公務休息拊咻之有虐士及民者見公皆斂手不敢逞公歿後浙人士遂於西湖立主歲時享祀焉

山茶示兆

離滇省十餘里有眞武廟其殿庭堦砌棋竿各物皆以銅爲之俗名金殿有大茶花一株花大如盤花時遊人

筌集咸豐丁巳回人未圍城之前一月忽夜半僧人聞樹下數十人語聲次日視之繁花滿樹矣桀花開向以臘月及正月其時已開過時方五月且並無結蕊不識花從何來傾城來遊觀三日後忽然不見一花樹亦枯死不一月回人來據於此寺殺人數十萬此花其示人先兆歟吳禮園云

賊來先兆

宋聘儀大漳令浙江之桐廬縣爲余云粵賊未陷桐廬前數月每日欲落時輙聞鼓樂聲似出地中又似在天

上野外地生黃毛長三寸許又田中生黒豆形如人面
後賊來殺戮甚慘吳云

勒賄速報

浙江秀水縣令翁某健吏也歷權首縣甚有能稱同治
五年到秀水任時大亂初平鄉閒有富室當賊來時圖
保聚曾納欵於賊爲鄉官事定後有無賴數輩時挾持
之指爲賊黨勒其萬金始釋之然其人已破家矣而幕
友家丁差役之需索猶未已也其人不堪其擾遂自縊
隔半年翁正晝忽見其人來床上坐以手摩翁足去當

夜即生一疽。數日後潰爛不止。半月而死。死時自寫遺屬。將此事歷言之。屬將所得萬金作功德贖罪。歿未幾妻子相繼亡。吳云。

貪酷惡報

西江某縣令。浙人也。爲政尙猛。是時各處方戒嚴。某適署某縣事。凡面生之人。捉得悉殺之。有一日殺至十餘人者。事定後。大府聞其酷。劾罷之。某擁宦囊歸。僑寓江北。享用過於貴達。一子已舉孝廉。又捐部郎。不數年。其子死於京師。某聞之大慟。未幾亦死。又未幾其弟又歿

孤寡煢煢不堪問詰知其事者皆以為貪酷之報云某嘗自言其時非吾之誅殺何以立威若似今之作官者動懼損陰功則事難辦矣其立論如此可想見其居心之殘忍矣吳云

典史為友伸冤

寗波一參將某納一妓女為妻携之赴任適以事進省乃將衙內事託其堂兄會署前演劇妓欲出衙觀看堂兄不許妓有所私而堂兄素嚴正稽察甚密又不得遂意妓恨甚某歸時妓乃向訴稱堂兄調戲某不聽斥之

妓愈恨。會某至道台處有公事。妓詐稱有疾。請其堂兄看病。蓋堂兄素善醫也。堂兄進內診視。畢出房時。值某歸。見其堂兄從房內出。心頗疑之。及進房。則妓痛哭流涕。訴稱其強姦狀。某大怒。將其堂兄用皮鞭打之數百。立逐其出署。堂兄與寧波典史相好。乃往投訴其實情。典史以好言慰之。留住捕衙。數日後。某忽翻然改悔。向捕衙處請兄回。認過不邊。堂兄坦然不疑。從之歸。歸後甫入門。某令從卒將堂兄眼珠挖出。肚皮破開。堂兄立死。某以薄棺斂之。乃以急病告某典史。典史心疑。亦不

能明也典史任滿回省在船中夢見某之堂兄浴血來泣告曰我爲惡弟所害與汝至好不能爲伸冤耶諄囑而去次夜又夢之典史遂作一稟到省後投之撫軍時馬宮保撫浙見稟大駭傳典史謂之曰此事必須開棺如無傷汝當得大咎典史以如無傷願認開棺罪乃檄寧波太守開棺驗之當未開時某猶倔强恫喝典史與之辨甚力及驗則其堂兄遍體鱗傷肚破眼瞎太守遂將某拏將及妓解省案定某立決妓亦絞事後有人問某典史君何膽大若此設開棺無傷君豈不當抵罪

耶。某典史曰數月來恍恍惚惚。不由自主。直至案定後。始覺神情清爽。回思殊險。不識何以當時膽大若此。識者謂某堂兄魂附典史以伸冤云。吳述。

竹枯示兆

雲南巡撫署中。有竹數萬竿。青葱彌望。忽於戊午秋間。二三日內。數萬竿一齊皆萎。且即乾枯。似所過許久者。時中丞為徐新齋之銘。人皆決其不得善終。後果遭嚴旨拏問。吳云。

借陽光壓陰氣

雲南項太守失名素在省當發審局。一日在家假寐。忽覩僕人持帖請會審某正思衣冠。回視已冠服儼然矣。出門上轎。所行但屬黃沙。瞇目須臾已到。見一大衙門並非府署。某下轎進內。見一大月台。台上排列數公案。堦下來往約有百人。有數相識亦在內。見前昆明縣王月樵。似吏人裝束。捧文書至公案前畫稿。某趨上與之招呼。王亦不答。某上至月台。有一官謂之曰。汝來耶。且暫坐最下一位。坐定後。聞殿上有人傳呼曰。今日審杜文秀所戮之案。傳呼畢。便見數千人頭。滿地飛滾。忽聞

殿上大聲一呼頃刻陰風四起風定後一物不見某自思此豈冥司耶遂涕泣求還其上一位謂之不必懼此非汝位也此乃公源之位耳杜文秀係鬼宿旁一小星原遣下界殺人者今因審錄罪囚以陰氣太甚借君陽光壓之事畢君可歸矣又令二役送之甫至門二役一推倏爾遂醒見家人圍繞哭云死去三晝夜矣以心尚溫故未斂也而某在冥中只覺數刻耳吳述

一門忠孝節烈

吳云張鏡江太守同登在滇統兵剿賊其子大令亦在

軍中。一日人報某處有警。太守遣其子率兵往援。夜間有聲如雷。繞其屋上。張令人梯視。見令箭一枝插在屋脊。取下視之。上畫黃龍。非常用之物。舉室驚疑。次日報至其子已陣亡矣。後張亦陣歿。張之夫人施氏聞信亦率其媳投繯死。一門忠孝節烈。惟令箭之來有自也。令人莫解其故。

陸給諫懲無賴僧

京師前門外有小廟。廟僧素無賴。香火久冷落矣。僧忽於除夜謠言。地中發大光。次日廟門前地下似有物拱

起到晚長數寸。則佛之螺髻也。不四五日。全身盡露。蓋如來一尊也。一時哄動。各官家士庶。齊來上香頂禮。傾城聚觀。舉國若狂。時陸眉生（秉樞）給諫。巡視中城。惡其惑衆。親率隸役至其寺。將泥佛拖下。重責四十大板。嚴刑寺僧。盡於除夜。密埋一佛地下。堆壅黃豆數十斤。日夜澆灌。數日後。黃豆發芽。自將泥佛頂出。欲借此爲斂財計耳。陸將僧枷示通衢。備將供詞抄錄曉示。當其至寺。令責佛像時。隸役皆不敢舉手。陸乃自執棍打之。其泥猶濕也。一時皆服其識力。値尹杏農侍御巡北城。有

山西鬼呼冤事人遂爲之語曰尹杏農大街遇鬼陸眉生小廟拏神

戒殺善報

吳和甫侍郎在浙所取優貢姚頫者係江蘇同知姚公之子年甫弱冠侍郎絕賞識之丁卯春錢塘王松溪孝廉麟書夢至學署見侍郎坐堂上決事下跪鴨子數隻作人言求大人今年擾貢望取姚頫侍郎初不許鴨來益衆嘵嘵皆求此事見侍郎頷之鴨始退王亦遂醒醒後曾向譚君仲修言之皆以爲妖夢一笑置之逮秋間

優貢榜出則姚儼然在列焉蓋姚年最少又係新進非特拔未必得也侍郎交卸後譚君進署始言此事侍郎特召問之姚自言其家自高曾以下至今已數世不殺生而於雞鴨尤爲深戒因共歎食報之不爽云

淫婦殺子伏誅

侍御某中年喪偶續娶妻某氏前妻遺一子甫數齡未幾侍御亦死某氏性淫毒虐待其子淩辱不堪侍御歿後某氏大有外遇公然宣淫而人前猶僞爲清潔一日某氏爲鄰婦招去作葉子戲下午値所歡來見某氏不

在家。乃告其子曰。今日我夜裏來。可告訴汝母。作水餑餑等。我言畢而去。其子遂尋至鄰家。當衆人前。照所囑之話告某氏。鄰衆哄然一笑。某氏羞愧難當。比其子歸而已。亦隨即回家。痛恨其子。用馬箠笞之數百下。忿尚未息。而所歡來。某氏譙讓之。所歡曰。我原令其俟汝歸時再說。未令其往鄰家也。亦以腳踢之。兒已奄奄一息矣。某氏與所歡商議。此子萬不可留。留必爲害。遂以利剪鬮其勢。兒一痛而絕。某氏裹以蓆片。令所歡埋之。所歡携之出。時天甫四更。滿街寂靜。所歡出門數步。便見

有十餘人談笑而來。懼而回。少頃復出。又見之。如是者數四。天已大明。不得已仍卧之炕上。覆以被。詎鄰人晚間聞兒啼聲。夜半闃然。心甚疑。次日至其家探之。入門便問兒所在。某氏色變。告以病。鄰婦上炕撫之。則氣絕久矣。下身血跡淋漓。鄰婦歸告其夫。同往堆上。報明稟官。驗之。步軍統領奏交刑部。議以某氏故絕夫嗣。抵罪所歎亦伏誅。此壬申正月間事也。吳禮園云。

雷擊姦騙

蘇州至杭嘉湖及各村鎮。有所謂航船者。人納一緡。得

一席地。男女混雜。最爲不堪。有某氏婦由蘇回嘉興。搭航船。居於中艙後。稍有南貨店客。與婦所居相隔一板。一夜。婦正睡。忽見南貨客由艙後蛇行而來。至婦榻前。婦正欲呼。南貨客以手中洋錢二百元遞之。謂婦曰、只求一夕歡。此洋二百元。聊助脂粉、婦貪其重賄。許之。從此每夜必會。不數日抵蘇。泊船後。客忽大譁。謂失去洋錢二百。與舟子大鬧。舟子乃謂衆曰。是必須檢點各人行囊。方可洗清身子。於是衆人皆不上岸。聽舟子檢點。乃搜至某婦之囊。則洋錢在焉。衆皆譏讓某婦。婦氣結

日將。不知措辭。又難以實言告衆。即涕泣上岸。去客得意洋洋。仍到店中生理。次日正午。天忽無雲而雷。冬擊死店前街上。手捧洋錢二百有。知其事者。謂某婦昨日歸後。向其夫痛哭流涕。夜間已自縊矣。書此爲刁姦詐僞者戒。並以警婦人貪財被騙失身。鑑焉。禮閫云、

狐婿

無錫華氏女。美姿容。年十六。一夕三更時。見窗開有物黃毛如貓。到床前一旋。變爲美男子。黃皮在地。登床私女。舌塞女口。女遂昏迷。雞鳴下床。捲皮而去。從此夜夜

來。十日後女面黃身瘦。母疑問女。女告之故。母往間壁房。有門通於女室。夜伺女床後。果見黃毛皮在地。取皮置之溺桶中。狐索皮不得。赤體不能去。入房見母。苦求還皮。母曰。皮已置之溺桶中矣。狐泣曰。皮穢無用。我安所歸。母慰之曰。汝既與我女有緣。卽爲我壻。不亦可乎。狐遂下拜。執子壻禮。母命王嫣取衣衫冠履與之穿戴。居之高樓爲東床。嫣答狐壻通文墨。精書算。代母當家。甚相得也。後生二子。無異於人。王嫣揚州人。今年五十餘歲。現在王佩卿主事家服事王太夫人。口述三十年

前親見狐壻一事真實不虛壬申冬月王佩卿與余同寓揚州偶談其事故特記之

犬鳴冤

同治六年秋間伍祐場官金君蓄一犬被吳裁縫剪傷犬鼻血流不止奔到場官案下叫喊官謂犬曰誰人傷汝鼻汝引役去拿來犬遂向前奔至吳店伏地而死役鎖吳至衙官罰吳厚具衣衾棺木以禮葬之令吳衣白爲犬子服後吳連喪三子家業蕭條時吾次女寄居伍佑場親聞其事對余述之如此

見聞續筆卷八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朱孝子

朱孝子高郵州界首鎮人剃頭爲業事母純孝母歿塟界首河邊同治五年大水清水潭壩將倒之時朱伏母墓以身覔赦求天拜地保佑母冢免受水災水勢橫衝到墓分散而逝水退田廬盡沒朱母一坏居然無恙由是朱孝子之名無間遠近同治初年李中堂鴻章舟過界首紳民以朱孝行告聞中堂命之見賞白金三百兩

朱叩辭不受賞以官職朱更不受由堂奏聞請　旌立孝子坊於其母塚之側朱至今尚存仍以剃頭爲活計

兪樾齋茂才云

義僕代主死

同治初年吾友松聽濤刺史亭爲泰州牧羣盜夜犯衙署聲言要殺州官松走出遇盜刀劈松頭額危極之時僕王某從內跳出大呼曰我卽州官也盜殺之松得脫難噫僕眞義哉

李義僕殉主難

李某不知何許人服役河南密縣張濂渠大令志周蓋亦有年道咸間張公宰豐縣時捻匪作亂張公與李僕同時遇害初賊入縣堂李持刀殺賊以身翼蔽主公賊衆不能敵主僕死之嗚呼主死忠僕死義不其偉與

張孝子

河南張漢仙觀察汝梅濂渠先生之哲嗣也年十七從戎代父報仇身經百戰殺賊無算捻匪平官至二品告養親引退寄居清江好客憐才扶危濟困人稱爲小孟嘗君吾壻于漢卿與之交著述其忠孝世家如此

顧太守失察顯報

余盟兄吳子敬封翁。敬與余言。揚州亂前三四年元旦。顧太守出門行香。有賈人懷洋銀二十番走出店門失足撲地。懷中洋銀迸出。太守乘輿適過其門。差役見財起意。謂賈人闖道。索詐洋銀。賈人不予。役遂稟官。誣賈人闖道胡言。官怒發縣。重責數十大板放之歸。賈人憤極投繯死。妻見夫死。身無所靠。亦從夫亡。母見子媳如此。一慟而絕。越一月。顧太守與師爺坐衙齋議事。見陰差來。渾身發冷。哭起。泡疔心爛而卒。當時同坐師爺亦

見陰差而身無恙噫爲官者可不愼歟

雷擊惡婦

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吳敬翁步至地官第隨安齋與余暢談果報因說昔年常州某鄉有一夫收得會銀二十元歸家其時隣婦在側見此會銀翌日銀忽失去其夫出外其婦卽向隣婦索銀隣婦力爭以絕嗣發誓失銀之婦有事出外隣婦私至其家用釘釘斃其子以爲誓驗黑雲密布雷聲震天提隣婦出門擊死在街心手捧洋銀二十元被釘小兒震活

婦變虎

婺源程植三鹺尹與余言道咸間廣西古州某鄉村婦忽變爲虎祕置房中四十九日倩道士來誦經施食酒飯告之曰此後不許回家汝既爲獸宜歸山林告罷用戈矛火器逐婦虎歸山婦虎垂淚奔去亦一奇也

出米洞

柳州有出米洞相傳洞中住一老僧石隙日流出米升許足供一口之糧僧得此米日以自給無須乞米於塵世矣其樂爲何如哉余自兵亂以來有田無人耕終歲

不得一粒米舉家十餘口嗸嗸待餔嘗誦淵明乞食之詩令閭程君禧三談老僧常往出米洞得大自在無求於人不勝企慕之至

得墓圖先兆

同治十一年壬申之秋余客揚州地官第張子希運同宅中夜夢自古寺中步出山岡平坦樹木稠密見古墓一坏捫碑知是忠烈鄭公之塋行至隝口竹籬茅舍前見白鬚老叟似是故人立談數語送我回寺越二月吳子敬盟兄以鄭星北茂才倩王雲縉得墓圖長卷見貽

披圖觀之恍若夢中所見亦一奇也噫得一畫圖先示之夢翰墨因緣非虛語也

附録阮文達公蒐得墓圖一則

吾郡鄭氏世篤忠義明東里先生諱之彥生四子元嗣元勳元化俠如元勳即職方公明季以守城說高傑事被誣言遇害元化子爲虹守浦城死節明史有傳俠如後人修休園志於雙忠事略不少及并宦績亦略之殊無識也職方事實見李清王心湛杭世駿三傳而杭傳爲最詳曩余與職方裔孫新甫孝廉星

北茂才、同里相友。茂才寄得墓圖屬題。案圖中職方
公孫謎嵩者記云。甲申職方遇害。諸子皆幼。公執友
萃其僕舁柩渡江達葬。遂逸其墓。爰奉父遺命。訪之
於江南句容。穿長林而東至鄧家邊潘姓村。遇一老
者。自言倘及見葬事。幷能指其處。但在深山。爲虎穴
久矣、詰朝募徒衆操兵仗。渡溪踰嶺。遂達墓所。斷碑
猶在。時康熙四十九年也。載展遺圖。徵此忠孝得墓
之事。可補諸傳所未及。又余舊藏職方畫山水一軸。
諸傳亦未言其善畫也。幷舉此畫歸之茂才。以爲先

忠手澤可寶也嘉慶甲子夏五月阮元書於杭州節院。

澄清堂昇元帖考

同治十一年壬申之秋吳子敬翁之孫梓銘茂才葆增攜家藏澄清堂古帖一卷中刻虞世南稽登善顏魯公賀知章徐季海唐五人書濤潤天授神彩奕奕紙墨細膩古香撲鼻眞世間希有奇珍令人愛不釋手留置案頭數閱月癸酉新正五日開帖細玩帖前有澄清堂帖四字帖尾有昇元二年三月建業文房模勒上石十四

字前賢考澄清堂帖南唐賀知章手摹品列昇元上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帖摹勒上石名爲昇元帖爲宋太祖淳化閣帖王著手摹初本之祖帖汪宗魯仲儒跋董藏澄清堂帖五卷云澄清堂帖刻於昇平間考之東觀餘論及格古等書俱未詳言之是知聞且未盡況觀者乎此帖傳於董大宗伯授受有緒眞罕世奇珍臨池寶筏也余謂此帖前署澄清堂後記昇元二年合人莫解其故以兩帖之名合爲一帖之款識是耶非耶眞耶僞耶是一是二余不得而知矣前人云澄清堂帖係

賀知章手摹昇元帖。係徐鉉手摹。此帖中則有賀知章帖一則。可知此帖係徐鉉手摹。非賀監手摹也。側聞杭人吳曉帆觀察煦家藏昇元帖全部。余久欲訪觀此帖。因循未果。眞可歎也。他日有緣得窺全豹。當著昇元帖考。以解疑團。

西嶽華山碑

人言西嶽華山碑。宋代已亡。流傳人間者。祇有三本。劉文淸家藏本。今歸宗湘文觀察。吾友沈旭庭手摹一本。吾兒功成亦摹一本。藏於家。阮文達公家藏本已摹勒

上石置揚州學舍阮石珊鹺尹贈余拓本什襲藏之矣第三眞本茝林中丞所得同治十一年冬初骨董家持來宋拓本卓然可觀前題後跋歷歷可考留翫數日而歸之可見華山碑眞本流傳人間者不止三本也

周父巳高鼎

揚州阮家舊藏周父巳高鼎體方四足兩耳獸頭方蓋內有古篆二十八字鼎內字數亦如之紅綠斑斕令人可愛留置案頭兩月而歸其主記之以徵老年眼福云

先大夫送唐石佛入焦山歌圖題詠

大唐永隆二年。歲次辛巳。九月丙申朔。十二日。丁未。傳黨、仁傳道、遣、傳仁高三八合家等上爲七代父母法界衆生。敬造阿彌陀像一鋪。合門供奉。刻在石座之足

嘉慶十年。安邑宋葆醕。揚州藩焦循、秦恩福、阮元同送致焦山永無遷失。刻在石座之面左方

是石舊在安陽縣東高穴村槐陰寺。寺淪入漳河。僅存此石。嘉慶八年。惠州趙希璜載來揚州、九年八月歸諸焦山。時同遊者錢塘吳錫麒、通州胡長齡、邱縣劉大觀、蕪湖韋協夢、陽湖洪亮吉、趙懷玉、孫星衍、陽城張敦仁、

十年正月安邑宋葆醇補刻石佛二侍者并題記石座之面左方

此石雖經諸公題識實未送致焦山道光十年臘八日婺源齊彥槐購自揚州市中親載入山付僧清恒供養勿失雲山江水共爲證盟彥槐記刻在石座之面右方

專石佛入焦山歌

石佛造自初唐民永隆二年歲在辛巳季秋九月朔丙申安陽縣東高穴村傅氏三子弟及昆其成西方白足尊座高八寸有四分抵八萬四千由旬超拔七代

父母親曾爲衆生渡迷津槐陰古寺漳河滑年涇寺廢石佛淪天龍八部呵護勤忽如浮磬出泗濱惠州客載遺於眞芸臺尙書歎其神曰當歸焦鎭海門宋子芝山字葆醕補二侍者記以文記中同游凡八君大都好古而多聞詞賦瑰麗吳數人詩歌豪健洪稚存經籍著述孫伯淵金石考訂張敦仁胡劉章趙皆不羣或善書法工討論嘉慶甲子鐫石墩又增三客江焦秦曰歸日送徙云云兩度刻石終因循今年我入揚州閩訪求雞林觀兔園驚見此石臥牆根日之

夕矣眼復昏。字不能讀以手捫問。主者姓賈不言。但言昔富今窶。貧施之以錢二十緡。請歸冊中。三沐薰。暇日。恰到焦山垠長老清恒徒性源。迎入海西仰止軒。同時觀者楊子堅。鑄 是日天朗氣候溫。梅花爛漫明朝。嗷折枝供佛香氤氳。我爲長者談宿因。皆大歡喜。伊蒲陳亦記數語雕貞珉。余少時嘗夢至江心一阿羅漢自顧儼然僧也每歲或三四夢及到焦山恍如夢境而此夢自此不復作矣前年和陶雲汀宮保焦山詩云三生石上再來僧蓋紀實也。道光十年歲庚寅冬十二月曰

歷幾巡。輾轉乃與焦山鄰。江流浩淼山嶙峋。廣長之舌清淨身。是衆香國國土芬。是水精域無纖塵。更萬萬古轉法輪。不動不壞留乾坤。

余送唐石佛入焦山。長老借庵倩丹徒張茶農解元繪爲此圖。因錄詩於後。將徧徵海內名公題詠。藏之海西。以爲山中他年故實一則也。道光十一年歲在辛卯中秋日。梅簏居士齊彥槐書於雙谿草堂之小遊仙館。

焦山古物無不全。周漢二鼎。與其先伏波銅鼓若球

貢。去年河帥張芥舫先生親送銅鼓入文襄玉帶如山河帥作歌家君和之兹亦有和作

珠還楊文襄玉帶向藏焦山久已遺失翠芷鄰方伯訪得贖歸作焦山還帶歌家君亦有和作。豈

惟鶴鳴著仙蹟。更有書畫能通禪。五十三參水月相。

五十三參經相向藏海西相傳爲三十二分金剛篇。

吳道子筆固非是當是元人物也。

宋張即之書金剛經石刻猶存。惜乎心經雲壑筆大半沒入蛟龍淵。

宋吳琚心經碣沉没江底。

今惟松寥山房片石存耳。清淨佛土佛所住。遂有石

佛來山間石佛之雕自何世大唐辛巳高宗年。迄今

千又三百載。蓮座不壞同金堅。芝山宋公好事者。補

像刻詑邀羣賢。清風半帆山可到。欲送不送期頻愆。

詎知古佛有深意。欲與家君結勝緣。紫金浮玉雪初霽。梅花繞屋江連天。借庵老矣尚清健。策杖來迎江上船。家君作詩張作畫。神物並到秋毫巔。東坡臘日訪二惠。只圖語笑依蒲團。曷知海西作佛事。功德與海俱無邊。今年九州水汎溢。淮漢浩浩波濤翻。江南東道獨無恙。豈非佛力迴狂瀾。從茲歌讚徧寰宇。合蘸江波爲絲箋。我誦父詩學騏子。願附驥尾千秋傳。

庚寅臘月。大人舟次揚州。購得唐佛一座。送至焦山。作詩紀事。今年夏借庵倩張茶農解元繪圖將

徵海內名公題詠藏之書。蒧學裘過庭獲觀此卷。恭擬長歌附名於後以志欣幸云耳辛卯重陽前一日學裘謹識

石佛詩成效栢梁。謂梅麓太守千回讀若飲瓊漿。迎來像是無量壽供養心。同阿育王舊葡花開香滿座。玻瓈鏡洗月侵裳。詩徵閣與諸天近。因髻光連清寄堂。山焦借庵清恒時。年七十又八。撞賓古佛來京口。此事從來應未有。遭回三度竟歸山。神物終成不脛走。我聞象教庇天人。如何一刹遭沈淪。虛空八萬四千刼。種種借作南來

因嶺南仙會大善事包裹攜持遠將至尚書首作入
山。謀邀客殷勤與題字。人事蹉跎歲序遷。土花蝕座
苔侵。肩奇緣忽落奇人手。功德纔消二萬錢。君本山
中老尊宿。夢飛往往焦山菴詩見本此番盛舉出無心。
知是三生香火熟。靈風獵獵吹江雲。霏霏法雨清埃
氛。白光紫氣照巖谷。諸天龍象皆驩欣。卻憶經年臥
泥滓。過客紛紛誰指視。世人遇合各乘時。豈料世尊
亦若此。永隆代遠餘千年。市朝變徙河遷流。何來傳
氏三男子。某某名留石上。留青雲附驥流傳便茲事

雖微也堪羨。不見當時公與侯泯泯姓氏隨奔電。長歌紀事何雄哉。更教圖畫貽將來。馳書便合滇南去。郵璟能非應顏開先生。共享焦山古物不可數。我亦前年齎漢鼓。頗饒耆潤助吟懷。詎有莊嚴輝淨土。白業生慚等面牆。仍嫌綺語惱空王。聊將望古潭潭思。笑寄參寥作讚揚。借庵長老

題秦梅麓先生正句畏堂張井稿

金人入夢始有佛。六代造象何紛紛。唐初釆經及西竺。供養功德宜精勤。炎陽傅氏好弟昆。欲以冥福資

六親絕年在卒月在丙。精守想見榱榱新何時淪棄荒水。濱千三百載浮河。津屢經兵燹象完好。阿護信有天龍神趙前宋後發誓願。送之焦山鎮海門。一江水隔竟未果。題名易蝕著苔痕。齊君種善多善根。古佛顯應成妙因。杉板船輕蕩江去。江風不動波沄沄。是日山中佛光現。異雲五色明朝暾。音樂鳥鳴溪澗曉。旃檀香散林巒春。汲東洽泉作清供。曇陀羅雨吹絪縕。我聞八萬四千幻名相。世塵詎着蓮花身。天人感應理則一。剎竿自樹波由旬。爲君作歌歌止此。別

有靈契君應聞銅觀音像光福村在宋出土祈祀殷
雨暘徵應紀前志歲久廊圮叢荊榛前年去年兩禱
旱楊枝滴水蘇吳民民無飢寒　聖人悅親灑　寶
翰題瑪璘君如來游太湖濱請依蘭若瞻慈雲更將
貞白磨厓手一寫裴休讚佛文

道光丙申冬仲瓜洲舟次阿凍題應梅麓前輩詩
家屬即正館侍少穆林則徐

金仙下界游贍部踏徧紅塵無淨土善根種向焦山
椒飛錫合來散花雨世間萬事隨雲烟海水漏盡桑

成田。衆生顛倒轉輪劫。如何佛亦遭淪運。由唐迄宋逾千載。石紋剝落苔覆鬃。八部天龍少呵護。山靈驚恐訴眞宰。羅浮仙人有宿因。肩舁裝送江之滑。寶絡莊嚴壽者相。旃檀香氣馥氤氳。寺僧拍手笑欲狂。揚舲擊汰來中央。世尊如來大發祥。山花亦解迎空王。青鴛白馬招西方。東南大開選佛場。菩提種果滿地香。八萬阿難齊度航。紀之以詩年月詳。絶大手筆垂琳琅。乾坤不老江水長。傳之無數壽無疆。

道光戊申十二月王豁世丈命題此卷右已載梅

麓太夫子王谿世丈及先大父河帥少穆制軍諸
鉅篇小子何敢率爾下筆旣不獲辭因勉成七古
一首以應命不足當大雅一笑也世愚姪張大楠
初稿
梅麓先生執牛耳。騷壇自此無衮頗。想爲光音天人
來。爲爾世界造斗科。光芒鬱發虎鬚筆。絕大游戲現
剎那。大乘牛車得宗旨。紛紛變態皆婀娜。往歲喜獲
唐石佛。一唱奇句一峯峯。鈎軋千秋吹若沸。溢決十
步前無戈。翁張不顧俗耳瞶。點竄自見天星羅。淮東

大帥開幕府文兵森列排鵷鷺先生此篇出諸手滿堂噫氣驁騰挪張公當今比燕國低首元暉不復哦楊生于堅稱健者搯擢胃腎思入魔靈心妙手詫偶得古佛新詩宜如何以詩媵佛焦山阿帛闌更下來峩峩山僧本與貫胥匠彝器不厭周秦多（焦山本貯周漢二鼎前年於杭河帥又送至伏波銅鼓）此佛剎落猶可辨定自天寶至元和阿環歡喜爲梵筴沈婆兒亦禮維摩刻劃相好推首髏當時已笑喻彌陀位置今作焦先侶各攝靜氣制潛龍今歲夏秋雨滂沱江湖溢地生白波替替哀

鴻逼藪澤汨汨浮鵲成窩窠。一物不度聖凡恥何無一物神靈阿一青虹願得白虹遶逕雲更使晴雲馱地肥瘦食儘腴美金輪數轉飛礫砢津梁之疲爾莫忝大力能息民之訛張生繪圖志非他亦欲神奇鼓沉淵不然寫此歎泥爪偶存迹相且娑婆先生雖臥林下久素絲豈終賦五紽惛惛蒼黎藉相告不但語句相砥磨世愚姪徐其志初稿

道光十年臘月朔齊翁送佛焦山麓欲繼詩老廣徵詩詎爲福田自求福雲山江水共證盟歲月颷輪殊

迅速翁今逝矣不可見得見哲嗣溫如玉示我墨刻送佛詩金蓮瑱玕紛滿目自顧詩佛兩未諳無語何堪貂尾續祇有一言丐佛聽目擊時艱事云促佛有宏願度衆生肯令無辜遭殺戮奈何粤賊出武昌扼江咽喉踞江腹幻屬妖纛逆厥奸長蛇封豕無其毒道光末迨咸豐初六載干戈擾南北况逞妄言託天主欲滅三寶絶禪學卽今路梗香火稀式微亦是禪門辱佛在焦山境密邇盍顯神通殲厥族法力倘可請天魔攝取何難置地獄豈唯江路得蕩平山甌海

邀咸清穆瓣香虔禱向世尊眼見羣生登極樂。

咸豐四年六月冬錢步文草稿

唐永隆至今咸豐陵谷幾變朝市同此佛昔曾沒淳水誰遣趺坐焦山中前趙後宋盡好事早欲相送登此峯風流况有阮相國羣賢刻石詞皆工如何忽落賈人手墻底土涴金仙容梅花居士喜與遇作書遂倩張思融片帆載出海西郡遠聽銅鼓聲逢逢居士前身自能說夢裏曾訪焦仙蹤到山不合捨佛去竟肯再踏紅塵紅居士自行佛自止轉眼江上簫傳烽

左望金山右瓜步江流阻塞難朝東潢池弄兵祇盜耳固知攙槍非英雄火攻下策尚可用天胡鄴興東南風豈其大千合有劫法力轉使空王窮我思劫運雖未終此輩一霎成沙蟲降魔仗爾金剛杵佛絕冥心遊太空

丙辰仲春吳縣潘曾綬題

劫餘詩石刻入焦山歌

姑蘇臺上麋鹿走萬家樓閣化烏有斷碑殘碣散晨星半段河濱半井右我從江北返吳門搜求墨刻當

亂後頹垣中邊獲一二三破龕周圍收八九側聞大雅李笙魚廣羅石刻發忘醜詢之果得石十一壁返珠還感良友觀音寶相居然存東坡小象仍无恙焦山圖與倡和詩神龍見尾不見首送入焦山定慧寺付與天龍神鬼守他年定有印心人補刻斷缺遇好手金帖幸早焦山藏摹勒須從芥公取憶昔先君送石佛導西麓裏藏之久我來尋佛佛無蹤庵門幾度成空扣去石座猶存

亂後石佛失

石佛顯晦自有時何時復得出塵垢大士慈悲救衆生坡老文光射牛斗先子詩歌繼

大蘇藏之名山傳不朽寄語山靈好護持來從劫火
事非偶詩欣一笑大江橫風雪滿天頻舉酒
同治三年甲子十一月初七日吳門亂後搜得石
刻大士東坡二象先大夫梅麓公送焦石佛入焦
山圖帖焦山倡和詩帖載入焦山定慧寺交芥航
長老收藏作歌紀事越一年光緒紀元九月借王
森玉補刻石佛帖首尾四石倡和帖中段二石命
兒子 功成 附錄此詩於後事從人願天假之緣舊
可知矣玉谿齋學叟時年七十有三識於揚州

見聞續筆卷九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陽羨綏安詩上

謁周孝侯廟

斬蛟射虎衆休驚。放下屠刀佛可成。振古英雄出無賴。到今祠廟尙崢嶸。孤忠長與南山峙。浩氣還同北斗横。寇賊未除侯有恨。松梟慣作不平鳴。

觀盧忠烈公像

浩氣長留天地間。幸從圖畫識公顏。一生心事見家訓。

千載忠魂遊故山。海內竟無人應手。軍前猶有士排姦。
沙場戰死還遭謗。令我臨風涕自潸。

收租行 有序

余有田二百畝在陽羨東西兩氿之間冬至後泛舟往收十日得米數十石帛四端豕雞一蒲載而歸快然自足作收租行時丙申十一月廿六日也

東村西村牛馬走。收得一二遺八九。頑佃黠習不可醫。
百敝唇焦量一斗。甚者鼠竄潛隣家。千呼萬喚日欲斜。

無可奈何掉舟去。蘆汀月伴沙鷗住。往返湖濱十日留。米帛雞豚共一舟。呼童沽酒飲輙醉。聊以卒歲吾何求。興發援琴歌一曲。連天湖水插空綠。天公送我一帆風。篋中有帛倉有粟。人生每苦不知足。大都得隴又望蜀。終日祗求龍斷登。究竟適足以取辱。嗚呼人能知足便不辱。君不見歸眞返璞有顏斶。

同橘亭祖香崇岡玩月

最好今宵月。三人得共看。蟲聲四壁碎。蓮葉半池殘。秋意誰先領。風情我亦干。憐他數畝地。何幸作唫壇。

約龢亭遊龍池道中遇雨

已發尋幽興。遊山雨亦宜。茅廬堪憩避。松巷更迷離。行止憑天意。風雲助我詩。木魚又呼客。三度到龍池。

登惠山龍光塔頂望太湖作

龍光塔峙山之巔。振衣直上淩蒼天。雲消日出碧空淨。四顧不覺心茫然。湖波三萬六千頃。當空湧出七十二朵青花蓮。羣峰淡冶盡含笑。恍如吳宮教戰羅嬋娟。當時鴟夷眞達者。獨自行意乘輕船。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廬陵此語戲之耳。不退那得身安便。我

令憑虛成獨立。心迹已作孤飛鳶。行將乘長風破萬里浪。歷徧五湖四海名山大川始言旋。安能局促一邱一壑之中間。如蠖之屈魚之潛。嗚呼萬卷書尚未讀破便作是想何其顛。不如下山消渴好飽飲人間第二泉

國山碑

峰頂一卷石。孫吳封禪碑。休徵紀麟鳳。筆勢走蛟螭。石鼓相伯仲。山靈好護持。築亭蔽風雨。召杜介人思。謂唐陶山先生

二月二十二日同耀廷祖香文俊文耀慕雲諸

君重遊廣德太極洞得詩三首

已醒槃雲夢。探奇到洞天。玲瓏開萬竅。迅速別三年。石鍊能成佛。中有石佛數尊人來便算仙。諸君且傾耳。聽我說龍眠。吾鄉有龍眠洞最勝

日月所不照。仙宮秘此間。幾時通福地。一竅闢元關。天以石嘗巧。雲同人賭閒。詠茅吾欲住。未必此緣慳。

最好元關裏。當空覆一舟。仙凡從此隔。姓字任人留。冊中記遊者甚多。拂拂仙鼠舞。洽洽活水流。尋詩隨處是。何事苦冥搜。

山居十首用皮陸郊居韻

故里何時返。山村兩載居。到門無俗客。堆架有奇書。松老堪巢鶴。池清好養魚。幽棲因樂靜。不是慕懸車。地僻遠塵雜。身閒息草茅。鶯兒羣出谷。燕子獨營巢。歲月隨流水。生涯竟繫匏。空山罕人迹。寂寞與誰交。室下陳瑤榻。窗橫管子牀。高眠消永晝。枯坐學空王。抱岫雲何懶。流天月亦忙。病多今稍減。筋力較前强。身世浮萍寄。衷情絲綺知。不無居此念。安得買山資。捫蝨懷狂客。騎牛羨牧兒。如何排悶好。日夕賦新詩。

綠陰籠野屋白晝掩柴扉竹葉難消恨楊花易上衣。愁從天外落。家祇夢中歸。無限吟情寄。溪光接翠微。春到愚公谷門停長者車。居山如栗里。徧野著梨花。似此香爲國。能教客當家。淸明時節近。簾外雨如麻。雨過鶯聲滑。花飛蝶夢殘。餞春空把盞。消夏且投竿。好蠟遊山屐。休彈挂壁冠。吟翁將過訪。特爲築騷壇。樹密疑無路。峰開別有天。秋心飛片葉。涼意送新蟬。作賦廬陵擅。爲文莊子元。挑燈一披讀。聲答百重泉。獵獵風吹壁。紛紛雪擁門。尋梅遵石磴。訪友到山根。痛

飲輒傾甆狂歌思鼓盆蕭齋誰作伴。祇有華山孫。
好懶漸成癖。客眞無一能。閑愁猶未減。俗事最堪憎。晝
對溪山讀詩遊風月徵。浮雲終是幻。吾且枕吾肱。

同栁堂登龍池絕頂

山靑水碧一壺無。攜手登臨興不孤。安得從君賦歸去。
黃山頂上看雲鋪。

宿澄光寺有懷己丑同遊諸君

松風依舊喧高閣。偕房坐對燈花落。疏鐘已動天未明。
孤客懷人睡不著。曩時遊興吾最豪。呼朋夜起吟秋高。

曉雲巖畔看日出。爛漫五色翻雲濤。而今忽向綏安住。相去此山廿里路。情懷難與諸君同。謂路補之徐鏡湖伯宏秋巖到此徘徊不能去。

龍池

閒居無事合蕁幽。重到龍池依舊遊。卧石道傍蹲虎豹。盤松天際走龍虬。人來初地心生羨。念及歸雲涕欲流。謂紅雪上人彈指七年真一瞥。山容消瘦不勝秋。

送橘亭回崇岡

林盡好峰開。雲繁疏雨來。客中人送客。那得不低徊。

送曉村回桃溪

折柳贈君行。絲絲皆離緒。猶有詩人留。空山未獨處。

綏安即事和曉村韻

環肥燕瘦合收羅。收到無鹽意若何。愛我任君忘我醜。那堪同付雪兒歌。君將編諸友倡和詩爲雅集詩鈔

方朔談諧可解顏。笑談聊補酒尊慳。明朝話別無容惜。猶有詩筒互往還。

同諸君登虎跑山頂

虎跑山脈接雞籠。氣勢磅礴無高峰。大石一片平且豐。

清泉石上流淙淙。遠近衆岫如屏風。插天萬朶青芙蓉。歸雲一縷來自東。帶雨數點飄秋空。鶴髮童顏一老翁。因雨敗興回偎笻。謂曉村誰其從之城北公。謂祖昏伯宏獨立顧盼雄。橘亭戟手行從容。迂伯撚鬚覓句工。柳堂流目送飛鴻。主人文耀情獨濃。邀我坐石談無窮。深山薄暮何處鐘。振動邱園樹萬重。飄落霜葉無邊紅。天涯淪落如飄蓬。見此木葉心忡忡。登高作賦君能從。誰能開我抑塞磊落之心胸。嗚呼誰能開我抑塞磊落之心胸。

同諸君游偎人洞

結伴尋幽邃。雲繁雨欲飛。梨花驚乍艷。山中秋日梨花尚開峰影著煙微。急水危橋渡。平原衆綠圍。牧童意閑暇。一一跨牛歸。

行行二三里。歡笑竟無涯。野態入圖畫。戲談成好詩。洞天莫嫌小。石壁各呈奇。趺坐平臺上。松風次第吹。

山居偶成

終日山中不見山。白雲幾片似余閑。絕無塵事來林下。惟有秋聲在樹間。細界烏絲臨古帖。沈酣綠蟻破愁顏。東軒延佇頻搔首。一卷親詩待友刪。

山中讀書

山中何所有。茂林與脩竹。林中何所有。高樓與大屋。離羣而索居。終日苦寂寞。何以破寂寞。閉戶抱書讀。日長如小年。讀書苦不足。何以補不足。日盡繼以燭。明月照書帷。好風動簾幕。埽地復焚香。清淨兼芬馥。端坐對古人。大聲振林壑。渴則飲山泉。飢則食饘粥。倦則投藜牀。暇則弄琴筑。此外皆不知。此中有眞樂。十洲三島僊。未必勝此福。東隣業漁樵。西隣事耕作。而我徒飽食。毋乃負此腹。雀喿聲啾啁。蟬鳴聲斷續。而我寂無聲。毋乃愧

蟬雀世味百不好。書味堪咀嚼。窮愁藉以抒。心身藉以束。人生能幾何。光陰真迅速。切勿再因循。鑄成一大錯。

竹間獨酌

愛竹王子猷。愛酒陶彭澤。一日不可無。遇之便酣適。余居深山中。兩者皆兼得。灩灩酒盈罇。猗猗竹繞宅。竹裏持酒杯。酒中浮竹色。一酌忘百憂。二酌破孤寂。三酌豪情發。四酌煩襟滌。五六七八酌。醉到酒瓶側。好風吹夢醒。有扇不復覓。秋蟬滿耳鳴。有琴不復拭。心逐活雲浮。人與紅塵隔。安得好友來。同樂清涼國。不知有爾我。亦

復無朝夕。興到則聯詩、詩成浮大白。如此了一生。何羨青雲。客富貴豈不羨。憂患真難測。貧賤亦可傷、飢寒苦相迫。置身四者外。逆與應無敵。不飲復何爲。白駒已過隙。綠卿爲我師。紅友當三益。

桃溪舟次見月有作

水月圓如此。無風波不生。扁舟今暫泊。獨客若爲情。感逝淚頻落。近家心轉驚。亂蛙無賴甚。聒耳一聲聲。

題鹽梅閣　有序

鹽梅夫人者宜興王忠烈公之祖母也初夫人

孀守聞有疑之者時食鹽梅即投核於地矢之曰妾苟無他此核當復植果挺生成幹復有疑其易核者旋結實而味鹹覓人驚異歌頌之至今邑人建忠烈公廟成復建閣以祀夫人友人徵詩賦此題壁時道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夫人之心井中水。井水從來波不起。夫人之節嶺頭梅。孤幹不畏冰霜摧。禮義不愆言何郵。誰信鹽梅今結實。湘妃淚染竹成斑。無怪鹽梅之實味能鹹。城南建閣對銅官。閣下梅花耐歲寒。從此香風留萬古。何獨文孫忠

烈傳人間

正月初九日往大墩山省墓夜登峻嶺窘步難行詩以紀之

日暮途遠天深黑。我馬瘏矣行不得。雙峰高聳林木合。一徑崚嶒石壁仄。旋風凜凜寒生毛。飛瀑洽洽暗沾臆。攀躋如撐上水船。進未得寸退已尺。怪禽類鬼啼人前。危石疑虎蹲我側。須臾衆竅起松濤。萬騎千軍來逐北。嗚咽如聞鬼唱詩。遥空覺有魈吹笛。山靈似欲指迷途。特遣青燐照匍匐。嶺下正愁岐路多。林端忽露粉墻白。

丙舍諒非三神山。此間真是清涼國。手栽脩竹已成林。

嘗眼梅花如舊識。回頭不見來時路。一片黑雲潑如墨。

長林豐草深夜來。山人見我皆驚惕。嗚呼男兒失路誠

可憐。痛哭窮途悲阮籍。縱知泣血亦徒然。瑣尾誰能忘

叔伯。此此行雖較蜀道難。總比人心易推測。松楸無恙心

自怡。衣濕身疲何足惜。

拜墓

萬家真可置其旁。一望松楸氣鬱蒼。莓帚掃除雙淚灑。

攜鋤培植寸心傷。徒令杯酒成虛設。要見慈顏祇睡鄉。

昨夜夢中親色笑。喜兒病骨較前強。

車行遇雨

風雨正縱橫。驅車破曉行。看山思壘戲。臨水訂鷗盟。險阻嘗來久。崎嶇望去平。松楸將遠別。回首若爲情。

跋涉水雲裏。于嗟我僕痡。祇緣從阮藉。能不哭窮途。薄晚家何處。前山雨更麤。所欣輞川近。竹樹影模糊。謂祖香崇岡別業

正月十一日冒雨訪祖香於崇岡賦詩奉呈

滿天風雨促人來。百結心胸一笑開。春夢無痕休介意。

清談有限且銜杯。摩天黃鵠眞堪羨。時伯宏在揚州席間談及赴登修蛇不可回。先生守歲作蝶戀花詞一闋最爲絕唱句易感懷關性分不關性分總浮埃

宿崇岡山齋有懷朱橘亭

輾轉不成寐。松風徹夜號。聯床懷舊雨。中酒慕醽醪。老鶴意何遠。閒雲情自高。銅琵鐵板在。爲唱大江濤。

澄光寺觀金觀音作

吾觀觀世音。千目千手臂。化身千萬億。與無身無異。伊誰鑄金身。來鎮澄光寺。我來爲看山。非是作佛事。住持

方外交留我吟空翠開函示寶相四壁光輝熾妙麗復端嚴現出慈愍意誠知解脫門原不可思議權當無言師聊以忝不二年歲久不豐旱魃頻作祟貪之香積廚衆生殊痿痺奈何富一身坐視衆憔悴易不鑠其金易粟千鍾易頓使菜色人歡聲動天地功德眞無量還勝高閣置此心菩薩心住持知也未

山中閒行得詩四首

一月不出戸出戸春已深細草綠在地梨花香滿林青山不世情安然橫玉琴片雲巖際浮依依愜素心

水聲忽到耳。幽澗在林前。亦有三板橋。圖畫出天然。行行復止止。碧玉何娟娟。樂飢斯可矣。誠哉詩人言。短彴既已渡。綠野何其寬。叅天松數株。天矯虬龍蟠。翹首一以望。巍然見長山。霏霏山翠中。好鳥鳴關關。俯視仙人洞。千樹桃花開。桃源在人世。豈盡荒唐哉。此間春意濃。合醉流霞杯。東風且莫吹。留待漁郎來。

同崔仲綸獅子山望太湖作

君家太湖濱。我家黃山麓。太湖波濤渺。翻天黃山蓮花峰六六。安得仙人縮地方。黃山移置太湖曲。去年讀君

詩。彪炳光陸離。湖波三萬六千頃。收拾君家筆一枝。綏安山中花如雪。君不來兮花飄瞥。思君不見訪君來。片帆昨夜桃溪開。到門握手他勿問。東灣獅子安在哉。山二名。振衣飛上青崖去。趺坐松陰相與語。東風捲起浪千層。七十二峰不知處。

秋聲篇

白雲在霄月在地。紛紛木葉無邊墜。寒蛩四壁吟不休。又是一天秋意思。西南飄忽聞有聲。入松頓作不平鳴。三峽波濤吹地轉。六軍人馬破山行。須臾簾外瀟瀟雨。

一片雁聲天際起樹杪飛泉瀉百重置身彷彿水雲裏。山居落寞少人過聽秋可以驅愁魔身世大都春夢婆。寸心休被百憂磨百年歲月一擲梭而況去日已苦多。何暇悲秋學宋玉何暇面壁師達摩呼酒來前飲輒醉。乘醉拔劍舞且歌江海之聲振巖阿萬籟俱寂快如何。不識六一何胸臆賦䏻秋聲三歎息。

飲可樂園巫山人家詩以紀之

晨起聞叩門。野老來相約招游可樂園爲我設杯杓。我遂欣然從。穿林復轉壑。清風吹我衣好山悅我目蟬鳴

似奏琴。水流如繫筑、木葉未曾脫。田疇已徧綠。中途作小憩、覆蔭多古木。行行過溪橋、炊煙橫屋角。隔籬啼午雞、當戶卧黃犢。主人立門前、藹然披野服。延我坐中堂、與我談心曲。飲我梨花春、食我花豬肉。我素稱老饕、張口傾大嚼。須臾杯盤空、我意猶未足。主人笑且言、不慊將軍腹。我曰客無能、胃交徒負粟。平生好交遊、人情罕醕樸。洪荒太古風、竟在深山谷。情意既殷勤、衣冠何必肅。似此好園林、居之眞可樂。夕陽銜遠山、新月上林薄。漁郎出桃源、松風鳴謖謖。詠歸有餘歡、勝遊何日續。

詠愁篇

天以蟲鳴秋。人以詩鳴愁。愁多詩更多。詩多奈愁何。詩人半屬多愁者。愁人不必盡詩魔。問愁何所似。舞絮抽絲均可擬。盧家少婦昧平生。偏與窮簷秋士爲知己。麾之不去。提則起。無聲無形眞類鬼。一朝失足落其中。生非生兮死非死。其困也如城。其深也如壘。蘇秦不得說以言。項籍無所用其技。況我一長無可恃。我欲攻之竟何以。醉鄉之中愁更多。逃乎睡鄉斯可矣。爾耳蟲聲不得眠。詠愁聊學張平子。

靜坐

山居無一事，獨坐留雲軒。壁觀似達摩，尚未到九年。靜中觀自在，天外別有天。維摩不二法，得之於無言。

閑行

信步二三里，不知西與東。如此好溪山，容我策短筇。臨水羨游魚，過橋逢釣翁。好尋潤處行，莫入荊榛中。

小飲

我鄰有二仲，過我慰我思。手提酒一壺，相與斟酌之。何物佐此酒，堆盤有蟛蜞。橫行暴長卿，好作持螯詩。

清談

空山苦寂寥。默默我何堪。忽聞佳客來。快與爲清談。今宵好風月。前山橫夕嵐。各將近作詩。津津道再三

論詩三首

作詩如作人。宜眞不宜假。詩有眞性情。是解作詩者。勦襲以爲詩。毋奈風斯下。摹仿以爲詩。何能出瀟灑。典故安可無。數典亦傷雅。詩爲心之聲。心藉詩以寫。我作我之詩。詩中貴有我。我用我之法。古法都可捨。雲霞無定容。變化自嫚娜。山河無定形。位置自安妥。作詩胡不然。

知意不學可

詩在山林中山居詩自得山林中作詩可以得詩骨廊廟豈無詩須禱多雕飾安得暢所言豪放不拘格作詩是樂事用以適吾適拘束而爲詩詩源全壅塞天賦我性靈何由得以發千古上乘詩窮愁憂患出杜老吟北征眞爲萬世則欲作作詩人莫傷憂患逼

作詩雖在人其權詩自專終日無一字頃刻來萬言其易如反掌其難如登天其來如懸河其去如飛鳶飄飄氣凌雲望之仙乎仙八珍無其味西子遜其姸世情工

炎涼。而詩獨不然。窮愁困厄中。與人相周旋。人情嫉洽淡。而詩情自偏篤。山風雪夜。與我結深緣。愁魔旣揶揄窮鬼復來前。吾以詩驅之。敢不爲深潛。可以忘我憂。可以窮歲年。萬物供驅使。吾將老其間。